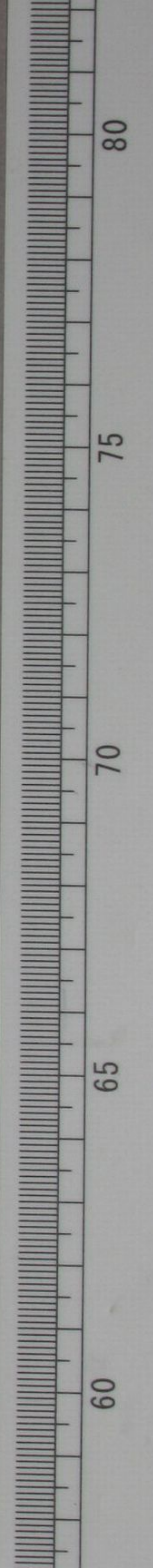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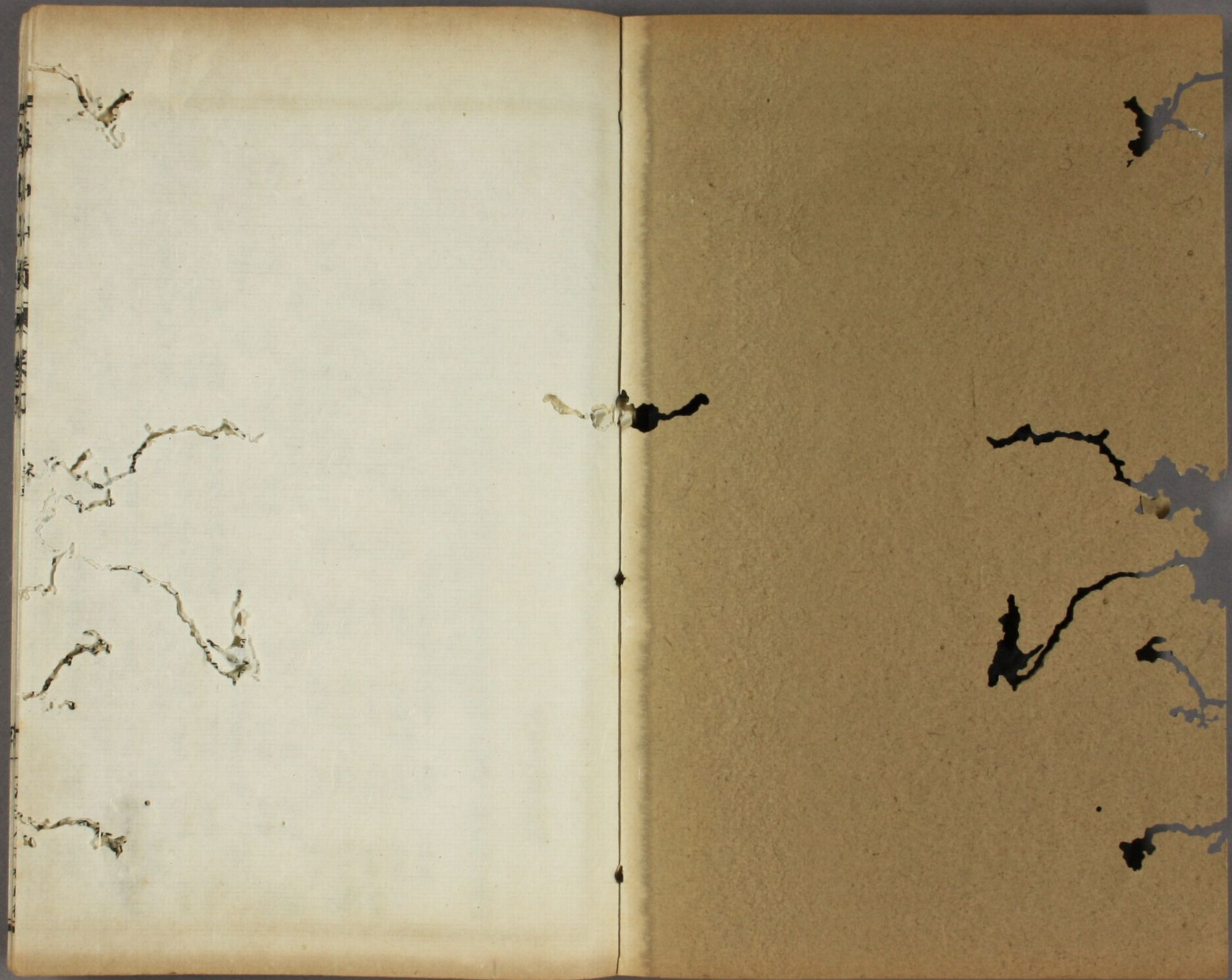


海山奇遇

江左書林石印





呂祖年譜海山奇遇卷之四

南家仙蹟引

弟子火西月敬編

上三卷編載呂祖年譜三百二十九歲令從南宋建炎元年丁未敘至帝昺祥興二年己卯是為南宋仙蹟凡一百五十三年合前三百二十九歲共四百八十二年矣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元年癸未	甲申	孝宗乾道元年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辛卯	壬辰	癸巳	孝宗紹興元年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光宗紹興元年庚戌	明昌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改元開禧乙丑	丙寅	丁卯	甯宗嘉泰元年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慶元元年	甯宗嘉泰元年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理宗嘉熙元年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F-0290-181

寶祐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理宗改元開慶己未 理宗改元  
 景定庚申 中統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元改元 度宗咸淳元年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元始定 國號 壬申 癸酉 甲戌 恭帝德祐元年乙  
 亥 瑞宗景炎元年丙子 丁丑 帝昺祥興元年戊寅 己卯 宋亡

度藍方

衡峯道人藍方。字嶽山。性善笑。凡遇逆意者。皆能一笑去之。因號長笑先生。建炎初遇呂祖同藍采和來遊衡州。授以還丹結胎之旨。遂入南嶽深處結煉。不數載而道成。呂祖命劉海蟾教其出殼海蟾遇尚書郎李觀語曰。奉煩寄語嶽山先生藍方。十月懷胎。如何尚不得出。觀至南嶽語方。方驚曰。吾養聖胎已成。念非海蟾不足以成吾道也。是年尸解。景定間呂祖偕饒廷直。張可大。往遊衡山絕頂。蘆蓬中二道者。遜坐稽首。啓問云。南渡時有道長藍方者。入嶽靜坐。言已得大還丹。懷胎既久。在此溫養。吾儕得以師事之。前有李玉谿奉海蟾翁寄來十語。乃換掌大笑。頂間霹靂一聲而化。敢求指教。呂祖曰。九年火便直經過。後爾天門頂中破。真人出現大神通。從此天仙可相賀。至此則金丹大事畢矣。祖與饒張分手而去。二道於庵中立位祀之。曰嶽山長笑先生。一據此則知長笑先生非藍采和也。他本謂藍方字養素者亦非采和名太靈。君子惡其文者。故號養素。李觀字玉谿。唐時李觀也。

警御女之術

建炎中梓潼婁道明。家富善玄素術。常蓄少女十人。纔有孕即遣之。復置新者。不減其數。晝夜迷御無休息。陰火強盛。面若桃紅。或經日不食。年九十七。止如三十許人。尤好夸誕。大言對客會飲。或言玄女送酒。素女送果。彭祖容成。往來遺書。呂祖詭為丐者。屢不識。叱使去。呂祖以兩足踏石上。成兩方殿。深可寸許。婁始驚異。即延置座右。曰。予非凡人也。出侍女歌遊仙詞。侑酒。呂祖口占望江南詞酬之。曰。瑤池上。瑞霧靄羣仙。素練金童鏘鳳板。青衣玉女嘯鸞絃。身在大羅天。沉醉處。縹緲玉京山。唱徹步虛

清曲罷。不知今夕是何年。海水又桑田。女進牋請書。呂祖自紙尾倒書徹紙首。字足不遺空隙。婁請問道要。呂祖曰。吾已口口相傳矣。汝知得陽翟莊乎。字祖。孝友著名。耕而後食。嘗以獵釣為事。中年不復獵。或問同是害生。何為獨去其獵。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禁。故先節其甚者。於是不復釣。端居蓬門。微命皆不就。嘗曰。豈以餌吞釣者耶。予愛其保身立命。惜物全生。子之狂妄。奚為哉。俄登門外大柏樹。杪不見。婁自是忽忽不樂。未幾吐膏液如銀者數斗。強精。遂卒。口口相傳。石上方竅。皆呂字也。

示劉法真

呂祖遊華陰。一道者伏地拜迎。呂祖曰。子何為也。對曰。僕乃劉法真。昨見黃雲漸近。今猶覆頂。故知聖真降臨。祖因問其從來。劉具述天寶中。同人入壽春作茶。各致一獻。至陳留遇賊。有人導去魏郡。又遇一老僧。令往五臺。眾意山寺尚遠。僧已知其畏勞。因邀入蘭若。發心出家。住持二十餘年。後知僧即文殊菩薩。一日謂曰。有大魔起。必素汝等。令眾各散去。僕後居華陰雲臺觀。為法師。嗣遇張公弼。邀入石洞。尋亦別去。每恨遇仙。佛而心不堅。遂致發為腰疾。伏望聖師救拔。呂祖曰。子之道業過半。為心無所任。致受折磨。今更往峨眉山。拜求菩薩。則大行成矣。予亦將遊蜀中。法真即隨至青城山。分途而去。

警黃若谷

呂祖遊青城山。丈人觀見道人黃若谷。風骨清峻。戒行嚴潔。常以天心符水三光正炁。治人疾良驗。得錢帛即散。施貧苦。呂祖稱賓法師。上謁。款留月餘。所作符篆。往往吹起。皆為龍蛇雲霧飛去。斬妖名將。必現形通言語。足踏成雷。目瞬成電。呵氣成雲。噴涎成雨。畫畫不用筆。但含墨水。噴紙自然成山水人物。亭臺花木之狀。畧加拂拭而已。每畫得錢。即市酒與若谷痛飲。若谷素無量。而每為賓所困。問曰。先生還可語我道否。曰。子左足北斗七星。缺一。一奚能成道。更一生可也。谷驚曰。賓公真聖人矣。蓋其左足下有黑子。作七星狀。而缺一。未嘗為人知。故也。復問壽幾。何。呂祖倒書九十四字。作兩圓相圍。之謂曰。欲借徐佐卿遊越中。即別去。若谷始悟。兩圓相為呂賓。姓乃其字也。後若谷四十九歲而卒。果

符劍書之識

遇徐神翁閑話

呂祖遊會稽適老仙徐神翁亦還越州與呂祖相見翁問曰翁濟世心勤矣聞有柳仙盧生者從未一顯其跡於今安在呂祖曰昔攻小技令喻大乘柳嘗見人繪竹林七賢圖聳身入畫卷中與人點化筆墨旋復自圖內飛出眾視之覺院籬像獨異唇若方嘯坐客大駭擲采與之散與貧者此微功也盧嘗於楚州遇唐山人自誇爐火添金縮錫盧假意求之唐不與盧攘臂瞋目曰某刺客也如不得將死於此懷中探烏菴囊出匕首刃勢如偃月執對斗削之宛如木片唐恐懼具述盧笑曰汝術止此乎某師呂仙也令其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唐大驚後失所在此皆唐末事也神翁聞之拍掌稱快呂祖曰吾將暫往江右遂別去

度關肇

紹興初關肇為新昌令喜道術建齋寶錄官大集方士角技能一道者直前自贊其能異眾取藥少許寘掌中吹數過俄而紅雲四溢成寶輪相現呂洞賓三字眾大愕候忽不見師遂招肇至密室傳以正道並言幻術誤人之事不可不戒肇乃揖退方士奉行陰德後亦度世焉與蘇雲卿顯相於宜興山中忽不見

戲道會

紹興癸丑間會稽山大集道會有道人携涼笠至混跡其山會散之際道人乃掛笠空壁而不墜吟詩曰偶乘青帝出蓬萊劍戟崢嶸遍九垓我在目前人不識為留一笠莫沉埋眾隨其後候不見後乃知為呂祖也

訓甯璋

符離城天慶觀道士甯璋少年談老莊有奇趣素敬葛仙呂祖即為賣藥道人自稱抱璞子至觀訪之

與甯共談曰吾觀禪學皆出於老莊千經萬卷返覆議論要皆自立門戶然其源流授受終不出此也甯伏地求度道人曰容再晤臨別題詩扉上云松枯石老水滌涸個裏難教俗客來擡眼試看山外景紛紛風急障黃埃兵已過全越數日又至適甯他往更題二絕曰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裏坐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朝元失我期時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松影下悄無人跡戶長局甯歸歎息曰惜緣薄不能再見每刮其字瘡疾效如桴鼓後詣羅浮遇葛公始知前所遇之抱璞子者乃呂祖借葛公之號也

題石二十字

紹興中張九成貶知邵州聞城外有呂祖遺跡往觀之數年前有老嫗賣酒城外候有呂道人至索飲偶無酒嫗以所藏清酒一升與之呂問價幾何嫗曰每升錢二十祖即指釀酒書二十字於門外紫石上而去屢經風雨不磨好事者傳其石字跡下透由是觀者不絕酒肆大售因其地建集仙觀

訪薛煉師

江州太平觀道士薛孔昭有高志常有回道人過訪叩以道德深通玄奧薛甚敬禮之回言捷為郡東十里外有一道觀在深崖中石壁四擁予嘗往居之臨別贈詩曰落魄薛高士年高無白髭雲中閒臥石山裏冷尋碑誇我飲大酒嫌人說小詩不知甚麼漢一任輩流插未書回道人同三客訪薛煉師作由是知為呂洞賓也薛乃求其秘要得劉子羽助其丹資未幾化去時紹興甲子春也

度三香

安豐縣妓女曹三香者得惡疾極瘵不痊貧甚為客邸以自給有寒士求托宿欲得第一房主事僕以其穢褻拒之三香曰吾既立此門戶垢淨何擇馬便延入且禮遇之士聞呻吟聲因詢其故僕且以疾告士曰我能治此三香求視士以著鍼其股曰回心心三香問何姓亦曰回心心時門外有皂莢樹甚大年久枯死士以藥一粒真樹窟中以泥封之俄失士所在是夕樹復生旦蔚然三香疾頓愈始悟

回之為呂。遂去粉黛。毀冠服。棄家尋師。至荆門。復遇呂祖。三香跪而求道。師始授以女金丹。即覓靜處。修煉紹興末。忽還安豐。顏貌韶秀。邑老人猶有識之者。乃於其地建呂仙祠。

度重陽

重陽姓王。名中孚。字允卿。咸陽大魏村人。以政和壬辰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吉時誕生。早通經史。壯習弓刀。易名世雄。字德威。初試武舉。獲甲第。時年四十七。紹興之二十八年也。喟然嘆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已過之矣。尚無聞若斯乎。遂解組歸。拂衣塵外。二十九年。已卯。遊終南。遇鍾呂二祖。再拜求道。純陽即授以口訣。有詩曰。四十八上始逢師。明年庚辰。復遇於醴泉。觀更授以金丹。直指為更名嘉。字知明。號重陽。時值九月九日也。二師去後。重陽乃穴居。以修道。成出關東。遊度馬丹陽。孫不二夫婦及邱處機。劉處玄。譚處瑞。王處一。郝大通。是為七真。或曰金人非也。是時雖在咸陽。而功名則本宋也。况已避世乎。

遊白雲堂

吉州舊有白雲堂。在龍慶寺邊。嘗有道人。在堂掛搭。喉下復有一口。以吹鐵笛。吹罷。復塞以紙。笠上題詩云。鐵笛隨身助朗吟。別開兩口度仙音。一聲吹徹斜陽外。喚起江州萬里心。小孩摩尾其後。輒將銅錢撒地。使競取之。他日又題一詩於白雲堂後云。牽牛離織女。依舊白雲堂。遂去。皆莫曉其意。後郴州寇李元礪反。白雲堂閉門。不容掛搭。以防奸細。三年後。復開關之日。乃七夕後一日也。始悟其詩。及悟二口為呂也。又吉水縣北有雲浪閣。在崇元觀中。唐呂仙有詩。見吉安府志。

青城鶴會

紹興末。呂祖赴青城鶴會。憇一賣果餅人家。人不之識也。師乃自研濃墨。大書四句於門之大木上曰。但患去針心。真銅水換金。鬚邊無白髮。駉馬去難尋。投筆飄然而去。筆勢俊偉。光彩殊常。取刀刮之。深透木背。有識者測之曰。此呂洞賓來四字也。士人關雲祚見之。即繪其像。乃一清癯道人也。是後餅果大售。

福州飯店

福州長溪縣。有老嫗開設飯肆。乾道中有道士來。食畢。以大柴頭書壁作呂洞賓三字。火焰奇偉。神采驚人。太守聞之。即督騎往觀。至則漸就銷落。猶餘呂字。盤桓久之。並呂字亦無餘跡。信神筆也。太守悵然而歸。

警喬守

楚志。此則與前警已。漢字相似。其詩同前。乾道中三月三日。有道士衲衣髻髮。行乞於市。暮憩澧州元妙觀。或臥河洲。土人莫識者。一日乘醉過西南橋。值喬守出。犯前節。喬怒而執之。將連以罪。道人曰。吾醉矣。弗能辭。命下獄。詰旦引問。道人亦無言。乃賦詩云。見前書已。遂乘雲冉冉而去。喬憮然。始知其為呂仙也。

遊華亭

乾道壬辰。呂祖見孝宗。敬天勤民好道。故樂周旋。行化於宇內。初過華亭北禪寺。手植樟於殿後。數年樟死。至此復來。取瓢內藥一粒。瘞諸根下。樟復活。葉皆瓢痕。人始感悟。因號呂公樟。

遊江陵

江陵傳道人升。事呂祖。像甚謹。乾道癸巳元日。有客方巾布服。遊於通衢。顧傳者再。傳即邀回。擁爐對坐。與語仙真事蹟。滔滔不絕。傳敬之。自是旬日。二來。升目昏多淚。客教以生熟地黃。切焙取川椒。去枝目。及閉口者。微炒。三物等分。煉蜜為丸。清辰。鹽米湯服。五十九升。如其教。服之久。能試細物。追思容貌。宛若所奉。呂祖自是供養益誠。

與王岳州奕

太常王綸。性好道。出守岳州。有一道人。上謁。貌清癯。短褐不掩。辭語音清。綸異之。因問其姓字。道人曰。不必問。所來請教者。奕棋耳。遂與奕。綸素號國手。至是連負。之日云暮矣。乃酌以酒。又問其姓氏。道人遂書一詩云。仙籍班班有姓名。蓬萊倦客呂先生。凡人肉眼知多少。不及城南老樹精。綸驚訝間已。

失道人所在矣。庭下烟雲滄然。移時乃散。綸遂告疾還家。精思仙道。後遇柳仙於山中。云奉呂祖命來授以成丹及尸解之法。尋亦度世。

度陵游及家生

淳熙初年。陸放翁以別駕攝蜀州事。三年丙申。錄事免官。別領桐柏祠祿。有奉祠桐柏詩云。罪大初開。收印思覓復許。領家山。四年丁酉。換授主管台州崇道觀。尋又授牧敘州。均未赴任。秋八月。往來邛州。聞遊大邑縣。鶴鳴西巖。諸境山中。與宋生同行。至鴨翎館。阻雨。肆中見一異人。獨據上席。坐風姿矯勁。氣宇清雄。放翁同宋生揖之。異人亦不復讓。即邀同飲。縱談天地間一切不平之事。袖中出寶劍。示曰。吾以此集奸黨之魄也。多矣。並以劍法授宋生。宋即棄名學道。又謂放翁曰。子能從我入太華乎。如其不能。他日訪汝於越中。子年五十三矣。自今以往。多作祠官。清才與清職相稱。嗚呼。後當為玉局清忠仙人。言畢。飄然而去。後五年。放翁山居。就家加主管成都玉局觀。銜食玉局俸。多作玉局官。始知其言之驗也。後放翁於丙午歲。出知嚴州。值有蜀使歸。因作詩寄邛州宋道人。云。鴨翎鋪前遇秋雨。獨與宋生樓。逆旅坐門。恍恍見老仙。劇談氣欲凌天宇。袖中出劍秋水流。血點斑斑新報讐。昔護國我醉高歌宋生舞。洗盡人間千古愁。老仙約我遊大華。是夕當醉蓮峰下。語終冉冉已雲霄。萬里秋風吹鶴駕。我今伶俜踐衰境。不如宋生棄家猛。西望臨邛一慨然。青松偃蓋丹爐冷。復出嚴州提舉冲祐觀。及佑神觀。升寶護閣待制。乃致任焉。放翁壽高神旺。其得道每形於詩。尸解之日。口占示兒云。死去元知萬事空。仙神但嗟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孝以手枕肱而逝。

遊永豐

淳熙初。呂祖往永豐頗久。托名呂生。隱於丐中。一衲被體。寒暑不易。亦無穢惡氣。父老之詐者。遂謂其童稚時曾識之。令莫記其甲子矣。口雖異而心則否焉。邑西有廢祠。瓦蓋不。生席地而處。數年。祠壞。乃止。真隱觀人厭之。又止。避市道室中。邑人蔡氏舍之。荒園陳尚書天祐謫居於信。禮謁之。生遙見即

神仙准  
呂華竟  
英雄  
這管街  
更禮面

走林莽間。解衣固辭。贈于錢亦不受。忽自書死日。乃淳熙內甲一月癸卯也。用新爐書偈而逝。人以一席捲之。埋於山下。生死後二年。蔡氏子押戍至汴。日暮相遇。道生平歡。蔡以囊錫告生。贈以草履。令瞑目曰。吾送汝歸。漏三下。遂抵家。白於縣令。殊異之。發其家。見席化為畫。酷肖呂祖形。草履化雙鶴。飛去。畫藏真隱觀。太守金銳作圖記之。建來鶴庭於原墓。

驚崔道士

淳熙初。有崔中者。新舉進士第。道過巴陵。於旅邸歌沁園春樂章。適呂祖以補鞋隱於市中。問其所歌何曲。曰。東都新聲也。呂祖曰。吾欲奉和三首。但不解書。子為我書之。崔代錄其詞。皆醒迷覺悟。闡道談元之旨。不勝駭然。因問其姓氏。曰。生江曰。長山曰。今為守谷客。明日崔謁李太守。言之曰。此呂洞賓。亟往叩其戶。先有應聲。繼而聲漸遠。排闥而入。聞無人矣。壁上留詩曰。腹內嬰兒久已生。且居塵市暫娛情。無端措大剛饒舌。却入白雲深處行。崔恨無緣。李曰。不但此也。師曾題長安酒樓。有促拍滿路花一闋。與此同一清妙。崔與李共嘆不已。

度廣真

廣真。嚴州唐氏女也。既嫁得血疾。夢道人與藥服之而愈。自是入道。初往蘇。謁蓑衣何真人。何稱之為仙姑。號無思道人。淳熙八年辛丑二月間。赴郭氏飯。未竟。暮然還寓。昏昏如醉。至兩夕。方甦。言方飯。次若有喚我者。出門。逢呂純陽。曹混於引至海邊。跨大蝦。渡海。隨遊洞府。呂祖又命至廬山。拜紫虛真人。崔元靜。洞中學書大字詩二百餘篇。訖。呂祖問曰。汝欲超凡入聖。耶。身外有身。耶。留形住世。耶。棄骨成仙。耶。對曰。有母在。願盡孝道。呂祖曰。如是。則且留形。遂以丹一粒。分而為四。投之盤中。圓轉甚善。攫其一吞之。遂醒。自是辟穀。以符水治人疾。良驗。帝聞之。降香往請符水。召人德壽宮。宣問靈效之故。對曰。但一心為法。以神為符。以氣為水。以意作書。高宗書寂靜元君四字。賜之。遣還。嘗語人曰。符水僅救人疾。苦若數之。修短非金丹不能回天也。後呂祖再至嚴州。攜去。

潭州太平觀

潭州兵馬都監趙不問於太平觀作鶴會。道人不知所自來。攝衣升几。不與人揖。徑入知客堂房內。不見但於壁上書一絕句云。這回相見不無緣。滿院春光小洞天。一劍當空又飛去。洞庭驚起老龍眠。未題谷客書。不問錄呈宋晦。卷詳之晦。卷曰。洞賓也。時淳熙九年四月十四日事。

同采和度藍喬

紹熙間龍川藍喬舉進士不第。即隱霍山。嘗吹鐵笛。一日有笛聲自空中應之。降其廬。則呂祖也。喬叩其道。呂祖以還丹服之。即悟本來。喬後賦詩云。太乙庭前是我家。滿床書史作生涯。春深帶雨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既忽遇踏歌狂者。携之上昇。

現黃襖翁像

長沙鍾將之字仲山。嘉定己巳。自金陵罷官歸舟。次巴陵南浦。晡時觀一舟過。中有黃襖翁。風貌奇峻。凝然伫立。熟視仲山良久。窺其蓬中無他物。惟船頭有黑瓶。罐十枚。蓬前兩青衣童。參差凝立。仲山意其必徑渡。既而竟行。二丈許。即回棹。而翁已端坐蓬後。再熟視仲山良久。忽失船所在。仲山始謂巨商不與之語。至是恍然驚訝。知其為異人也。翌日往呂仙祠拜禮真像。儼然有兩青衣童侍側。其貌俱與昨所見者相肖。仲山自恨凡目不識。感歎無已。周星作水調歌頭詞。有更似南津港再遇呂公船之句。次年卒。仲山之孫嘗出其祖所繪黃襖翁像示人。誠為清矯絕俗云。

題金鵝寺

呂祖遊四明。抵金鵝寺。顧方丈蕭然。傾有童子出。祖問曰。汝這方丈。云何寥寥。童答云。莫道寥寥。虛空不着。呂祖嘉其語。因作詩題壁。有道是虛空也不着。主翁豈是尋常人之句。童識而異之。拜求開示師。嘆曰。道緣在余。義不可却。乃以金粉令服之。其後童亦度世。

攜張天綱入四明山

天綱金臣也。甲午年金亡。被獲臨安府。薛瓊問曰。何面目至此。天綱曰。與亡何代無之。我國雖破。比汝二帝何如。瓊奏其語。帝詔曰。汝不畏死耶。天綱曰。患死不中節耳。何畏之有。請死。帝弗聽。後忽逸去。莫知所之。時呂祖雲遊臨安。見天綱獨行江濱。如屈大夫狀。憐其孤忠。引至四明。令拜子期真人為師。天綱任金。正直敢言。金主敬彈之。居家奉道。尊禮純陽仙像。故呂祖於此報之也。

元世祖勅封純陽演正誓化真君。元世祖中統初年。即宋理宗之景定年間也。是時呂祖顯化跡著。世祖聞之。勅封如此。

遊戲南嶽

景定甲子三月。為玄帝生辰。衡嶽觀道眾設齋不誠。先一日有懷孕尼至觀求宿。眾惡其厭穢。令宿門外。中夜聞孩兒聲。乃尼產馬。主者大怒。次早抱孩放入。壇壇觀玩。眾拒之。拖曳逾時。尼以孩擲地。鮮血激流。尼飛入空中。拍掌大笑而去。視孩則葫蘆血則珠砂也。葫蘆內有回仙來三字。眾大驚。

遊秦川

景定甲子秋。呂祖往來陝地。假為貨墨。至鳳翔天慶觀。題詩於壁曰。得道年來四百秋。不曾飛劍取人頭。第一流人。玉皇未有天書至。自世道見且貨烏金混世流。吟罷復之西川。師自咸通甲申了道終。南至宋之景定。甲子四百年矣。其間所度者。韓旆柳何藍曹劉王皆第一流人也。茲云不曾飛劍取人頭者。蓋願宏而嫌少耳。

遊成都

成都藥市有道人。垢面鷄衣。手持丹一粒。大呼於市曰。我呂洞賓也。有能再拜我者。以丹餌之。眾以為狂道人。往還數四。竟無有拜之者。道人至五顯廟前火池上坐。兒童爭以瓦礫擲之。道人笑曰。世人欲見吾甚切。既見吾又不識吾命也。乃自餌金丹。俄而周身五色雲起。頃之不見。眾始悔恨晚矣。昔有富商極慕呂祖師。朝夕拜禱。頗虔潔。一日呂祖化一貧道人。將敝袍一件。欲質錢商。控袍袖內。



有釵一枝。意道人或不知也。遂將衣質錢去。取釵出視。內有紙一幅。書云。今日憶。精明日憶。憶得我。來不相識。釵子。酬君作香錢。從今與你不交易。此正所謂世人欲見吾甚切。既見吾又不識吾也。商見所書。悔憾不已。

遊江州會道觀

景定末。江州瑞昌縣有呂公泉之異。遣使以香帛往取泉。在會道觀前。有道人來掛搭。無包無傘。僅有一笠。值堂鄙之。曰。爾無包傘。云何掛搭。道人曰。既不掛搭。願乞一茶。值堂取茶出。道人以笠置地。飲畢。空身而去。值堂曰。子笠遺矣。道人不顧其行。如飛。值堂舉其笠。毫不能動。方大駭。會眾。輒經謝罪。其笠隨風自起。地上現一呂字。始知為呂仙師也。後有病者。取士煎服。即愈。數年遂成一井。水泡常結呂字。劃開復合。內侍取歸。帝已賓天矣。

警似道

咸淳初。賈似道母兩國夫人。設雲水道人齋。忽有摩道人擁一孕婦將產而來。齋未罷。產嬰在地。摩道人即扶女子而去。只留嬰在地。眾人拾起。嬰兒乃一劍袋也。始知呂祖為此。以戲凡俗云。又似道日在葛嶺起樓臺。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建多寶閣。大設雲水齋。有二道人入座中。啖飲太過。狼全倒地。家人惡之。拽以出。則劍囊琴囊也。眾以真仙降臨為慶。而不知呂祖化為兩口戲之也。荀叔偉。憇江夏黃鶴樓上。有人飄然降。自霄漢。乃駕鶴之賓也。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登空。渺然而滅。見徵異錄。

曹州單縣有呂公井二。一在城北隅。一在城南。金大定間。呂仙翁來遊。水初苦滯不可飲。翁擲瓦礫其中。味遂甘冽。二井相去二里云。

名勝志。仙翁鶴草在單縣東北隅。相傳仙翁以四月十四日來遊。邑人包九成者。於前日積虔致禱。次早果有白鶴四隻。從西南來。哺時方去。自是每仙翁誕期。祠草荆上。陡成鶴形。日高乃散。至今尚然。人呼為呂翁鶴草云。

卷之五

元朝仙蹟引

上四卷編載年譜。四百八十二歲。今從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敘至順帝至元三十四年戊申止。是為元朝仙蹟。凡八十九年。合前四百八十二歲。共五百七十一年矣。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成宗元貞元年甲午	乙未
改元大德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乙巳	丙午	丁未	武宗至大元年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仁宗皇慶元年
壬子	癸丑	仁宗改元延祐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英宗至治元年辛酉	壬戌	癸亥	英宗改元泰定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英宗改元致和戊辰	文宗天歷元年	己巳	文宗改元至順庚午	辛未	壬申		
順帝元統元年癸酉	甲戌	順帝改元至元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元終 大元 元明

度方妙智

元至元間。句曲易遷宮中。方妙智被譴於臨安。邵武張醒為主簿。買以為妾。犯之則不從。已五六年矣。呂祖入闕。至潼恒止。雙節廟與闕氏夫婦論凝神。猶息之道。至邵見妙智。塵限將滿。假為貧士。請張自言能造墨。張館之。令造一夕。聞其在妾臥室內談笑。張急入見。二鶴冲霄。偕去。始知為仙。因吸其所留墨汁。痼疾均除。後出知江州。願立功以報遇仙之恩。

訪郝天挺

天挺字晉卿。山西陵川人也。為人有崖岸。有氣節。嘗言讀書不為藝文。選官不為利祿。惟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任者。多以貪賤。丈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為也。至元間。呂祖聞其名。托一老儒訪之。語言甚洽。及誘以出世之談。天挺不可。然心異為奇人。遂密叩其姓氏。老儒曰。咸通進士。兩宰江州。黃巢作亂。移家終南。在世四五百歲。呂洞賓是也。郝大驚。下拜。祖忽飄然而去。郝嘆羨不已。即繪其像祀之。皇慶中。天挺為御史中丞。以直聲著。一日靜坐。夢一黃衣道士曰。郝先生讀書勵行。居官為國。即俺老呂一流人也。何不從我一遊。得遂初衣乎。天挺忽寤。感嘆久之。見仙錄

加封孚佑帝君

至大間。呂祖顯化於世。武宗聞之。加封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

手上產芝

呂祖嘗憩於廣西梧山。郡人因構亭其上。曰呂仙亭。元天曆間。時疫大作。有張產才者。夢一道士入其家。求庭前樟樹為呂仙像。張許之。明日樟被風拔。至亭下。疫遂息。今呂仙像即此木也。元末仙之左手指間產芝一本。狀若蓮花。馨香襲人。

九天採訪使

至順間。陳上陽云。呂祖至今在世。天帝頒詔為九天採訪使。五月二十日奉詔。有詩云。料司天上神仙籍。就此日為上昇之晨。

洞庭湖和張三丰詩

元統間。仙人張三丰。雲遊洞庭。遇呂洞賓先生。記以詩曰。這回相見不無緣。用呂訪道尋真數十年。雅度翩翩吹鳳笛。雄風凜凜背龍泉。身從海岳來斯地。手拂湖雲看遠天。願學先生勤度世。洞庭分別到西川。呂祖聞之。即和其韻。詩見編年。

治痘方

元末嘉興桐鄉縣後朱村徐通判。素慕呂祖。朝夕供禮。一日痘發於背。勢垂危。猶扶起禮之。如昔。偶見淨水盂下白紙一幅。視之。有詩云。紛紛墓土黃金屑。片片花飛白玉芝。君主一斤臣四兩。調和服下即平夷。意其為呂祖所賜也。然不知何物為黃金白玉。乃復叩祖師。師曰。大黃白芷也。服之果驗。後以之醫人。無不驗者。徐無子。方竟傳婿沈氏。至今沈以治生。數百里來貨藥者。無虛日。族大而分數十家。惟嫡枝居大椿樹下。藥乃效云。

度呂山人

山人名敏。字志學。毘陵人也。少徵舉進士。遭時兵興。遂避地梁溪汾湖之間。閉門教授。粗衣蔬食。以勤苦自勵。絕不枉求於人。呂祖喜其宗姓。並愛其清高。因化為老人訪之。自稱同姓翁。說其入道從事。黃冠山人曰。吾已知時不可任。則韜晦以養其真耳。何必變衣冠之制。棄詩書之業。說跡山林。圖形莊老。長往而不返哉。翁曰。非也。干戈之際。武夫得志。章甫縫掖之流。不為人所喜。必為人所迫。不如是。不足以自絕也。子不聞五代時之鄭遨。張薦。明乎山人豁然曰。諾。迺著黃冠。謝弟子。從翁東遊海濱。求深山長谷居之。遂飄然不返。見道錄。滙錄。按明初高青邱先生有送呂山人入道序。即此人也。

遊錦屏山

呂祖遊錦屏山。望而嘆曰。閬州城南天下稀。真信然也。遂題詩云。半空豁然雷雨收。洗出一片瀟湘秋。長虹倒挂碧天外。白雲走上青山頭。誰家綠樹正啼鳥。何處夕陽斜倚樓。道人醉臥岩下石。不管人間萬種愁。又以瓜皮為汁。題於錦屏云。時當海晏河清日。白鹿閑騎下翠臺。本坡作為君平川裏去。不妨却到錦屏來。觀者云。真有神仙風度。

訪蒲居士

停雲巖在南都縣。北蒲景珣家於此。一日呂祖訪之。不遇。以瓜皮寫詩於石壁云。我自黃梁未熟時。已



乙丑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世宗嘉靖  
 元年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庚午 辛未 壬申 神宗萬曆元年癸酉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 己巳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己未 庚申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丙寅 丁卯 天聰懷宗崇禎元年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崇德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五月月初 大清順治元年

家慶樓  
 蛾眉縣北二里飛來岡上有家慶樓。係唐懿宗敕建。其樓名乃宋魏了翁書。洪武間呂祖來遊。無有識者。因於西壁題詩云。教化先生特意來。世人有眼不能開。道童只接雲遊客。不識終南呂秀才。後宏治間。督學王公較遊。此以刀刻其數字入茶飲之。墨俱透壁。今餘字尚在。觀者旁午。嘉靖二年樓毀。過者惜之。

盧生再世

山東王姓世行陰德。居恒奉呂祖像甚虔。日久不懈。一夕夢黃衣道士。携一金色少年來舍。告之曰。此富貴神仙也。奉上天敕令。以報汝累世修因。王後得子。遂改名敕。生而智慧。仙風道骨。成童讀書。一目數行。下呂祖化一秀士訪之。如曾相識者。臨別贈詩一首。曰。琅函裂石火光催。一得能將慧眼開。我有一言君記取。黃梁再夢早歸來。吟罷飄然而去。敕遇師後。心中暗喜。作茂才時。支席雲門寺。偶見一地。夜有火光發之。得石匣一。函書二冊。讀之通慧。能知未來休咎。御風出神。宏治間。由翰林督學四川。至峨眉羅日街。知有異物。掘地得一石碣。書紫芝洞三字。研味旁註。一山五口道人書。蓋呂祖筆跡也。因為鑿於道左。以後更多奇蹟。如為河南四川督學時。諸生見鎖院窗廡。各有一公危坐鑒視。一日較士。忽見白雲一片起。公遣騎追至雲落處。得白石如雪。細切爛煮。以適食。諸生其甘如飴。在輝縣山麓。忽令人掘土。得一大石。玲瓏蒼翠。今尚置之白泉山中。又於道旁古垣。開出紫石現二枚。各有鴛鴦一隻。雌雄相向。其家至今寶之。又同僧扁門入山。採杞。僧先歸。公已在屋內。採杞。僧臨終。公問何欲。僧曰。欲富貴兼之。公曰。不能。但堪作一藩王耳。因批其臂曰。蜀王後產二子。背上隱隱有公批手筆。公預知死期。但化時。四城門皆見公羽衣鶴氅而去。生平深曉天文。曲折。王明陽先生極信服之。公字嘉諭。龍城人。年三十八。中成化甲辰探花。

度陸潛虛

潛虛名西星。字長庚。淮海人也。幼慕玄修。冥心參悟。購讀丹經萬卷。未能洞達其旨。潛虛慨然曰。不因師指。此事難知。回先生不我欺也。嘉靖丁未。以因緣得遇呂祖於北海草堂。編留款洽。嗣後嘗至其家。一日謂潛虛曰。居吾語汝。汝今四世分神矣。刻刻棲真。皆明大道。賜以玄醴。慰以甘言。三生之遇。千載難逢。既以上乘之道。勉進潛虛。並授以結胎之歌。入室之旨。及賓翁自記數十則。終南山人集二卷。微

言與論動盈卷。筆而藏之。旨其言而未能暢也。研尋二十載。流光如箭。甲子嘉平。潛虛乃遷於荒野。覽鏡悲生。二毛侵髮。慨勳業之無成。知時日之不再。復感呂祖示夢。去彼掛此。遂大感悟。由是入室求鉛。不數載而事畢。平生著述甚富。所作有老子元覽二卷。陰符測疏一卷。泰同測疏一卷。紫陽四百字測疏一卷。就正篇一卷。方壺外史八卷。南華副墨八卷。俱行於世。啓發後人。呂祖常命兩仙童受業於潛虛。偶與嬉戲。童子飛空而去。潛虛知天符事近。急欲述呂祖遺蹟。祖事蹟編為一冊。名曰道緣滙錄。書將成而呂祖仍至。索紙題詩。以指代筆。末有云。每一下階。眾仙為之側目。自此仙跡渺然。潛虛亦由此坐化。陸氏子孫至今珍藏此卷。書尾猶帶指上螺紋。

西苑面斤嚴嵩

嘉靖間。西苑宮中。日日以請仙為事。每當女真降臨。則命宮人禮拜。歌咏其詩。若李翁周顛下臨醮壇。帝則欽加封贈。其凜然在望者。惟純陽先生至。帝必倍加優禮。一日開壇。呂祖降時。嚴嵩亦在苑中。先拈名香。拜叩呂祖。祖即擲筆曰。此香有銅臭。想為必從黃緣中來。帶了些污穢也。嚴嵩心大怖。遂巡展轉而退。他日三丰翁作宮祠數篇。以存諷諫之意。其首章即記呂祖面斤嚴嵩事也。詞曰。西苑無人白晝長。至尊瑞敬呂純陽。神仙早已知名分。不受分宜一炷香。

治痿 此陸慶庚午冬月事

金陵萬與石者。嘗病痿。數載不愈。一日有道人云。自普德山來。見與石詢之。萬以實告。謂諸醫咸以為偏枯。道人笑而不言。但以手按其患處。忽覺酸痛入骨。曰。是豈得為偏枯。行當自愈也。萬因叩其姓字。曰。我乾姓。字思屯。寄寓於清源觀。遂與言乾坤屯蒙之旨。為天地君親師之位。皆世人未經道者。萬歸疾頓愈。步履如常。乃以其所遇白諸友人。其中有善解者曰。此純陽先生也。思為系屯為屯。乾為陽。蓋隱語耳。萬尋訪不得。後於清源觀見呂祖像。與前遇道者相似。

度廣陵徐氏及臨江李常運

鶴城徐氏。久在空門。實踐樂施。致身顛沛。年逾七十。道心不退。雖無冲舉。亦有深功。呂祖承玉旨命度。蒼生慧照人間。感誠下降。遂於廣陵徐氏壇上。說一品二品仙經度之。又至臨江府繆丁村。遙見月明庵中。李常運打坐修行。恭學真一。於是見形卷中。諭之請。遂開師言。焚香百拜。隨置箕砂。求無不降。復告運曰。吾奉天帝命。遍歷五陵四海。八極九州。闡教垂經。浮沈濁世。行化度人。所有妙音。無人可告。常運聞諭。再拜懇求。師遂以第八篇授之。以全八品仙經。觀此知李常運已入呂祖之門也。惟演四五六七品。並不載有弟子。才難不其然乎。

演前八品仙經

八品者八篇也。一二品授於廣陵。三四品授於金陵。五品授於毘陵。六七品授於信州。八品授於臨江。經成命廣陵弟子童啓玄。彙齊梓布。李啓真序之。同時孫子得富。朱子寬。咸與有功。師皆傳以至道。其間傑出者。童李二生。集仙樓中。恒盤旋不能去。梓功告竣。則萬曆十七年己丑歲三月吉日也。

再遊臨江演後八品仙經

童啓位刻前八品經畢。廣陵之人多誘之。然其一片誠心。始終不懈。呂祖曰。吾尚有煉神之機。當授啓位。特以雞揚矜薄人。多妄談。前傳八品徒招訛誘。此中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適及年餘。萬曆庚寅。始於臨江府水月菴中。重招啓位等。授以後八品仙經。命其秘藏菴內。俟八十餘年後。自有見而刻之者。清朝康熙乙卯。徐太極請移武昌刊之。即此經也。噫。道高。聖來千古同慨。若非祖師神力。鮮不為小人沮氣也。可勝嘆哉。

嘉禾詩會未竹垞詩話

萬曆庚寅秋。古鄆吳道人。以符籙游淮間。尋抵嘉禾。呂祖降神於周虛。士履靖逸之宅。自稱曰。無上宮道人。又曰。崖老。縛筆於此。揮洒若風雨之驟。一時諸名士無不望而心驚。由是彭軺子殷文嘉。休承。皇甫子循。張之象。月鹿侯一元。舜舉。李奎伯。文仇。俊卿。謙之。馮。韋。謨。明。卿。莫。雲。卿。是。龍。李。日。華。君。實。異。

而交和之處士夏為一卷子殷序之君實跋其尾馬

示冷生

萬歷間有冷生者不知其名字里居業岐黃喜遊雲水每來湖南湖北風月扁舟吹鉄笛以自娛或言冷謙顯相或疑冷謙化身皆無定論生嘗云古來神仙吾仰純陽祖及今張三丰隱顯人間達緣普度又云純陽有三大弟子為羣真冠海蟾開南派重陽開北派陸潛虛開東派吾願入西方化一隱淪親拜呂翁之門身為西祖一日上黃鶴樓忽遇呂祖從空而下謂之曰汝欲臨凡耶今乃萬曆丙午再候二百年丙寅之歲手握金書降生錦水之涓精修至道闡發玄風為吾導西派可也言訖呂祖即乘鶴飛去冷亦不知所之

陳將軍

陳將軍諱洪範字九疇別號東溟兒時遇佩劍道者眼光射人熟視將軍曰孺子勉之異日統百萬貔貅為國家干城幸自愛髮未燥即喜習尚父司馬兵法以報國自矢己未春會遠左四路進師將軍當後勁大軍失利被劍墮馬僵臥草中見兒時所遇道者相慰勞云救爾者至矣忽聞馬蹄聲數百踉蹌覓路遂以馬乘將軍疾馳而歸始信呂翁之神鑿為不虛也將軍念仙翁與有夙緣節鉞所至必為立祠紅螺固其家山至若在甘肅則祀之在招寶又祠之迨菴昌平鎮平齊凱還度鈴閣右購隙地建堂三楹丙舍為丹室崇門邃廈視諸祠尤雄麗惜將軍未蚤遇遂其談笑吞吐之志以慰呂公然隨在必桓桓者壯猷人皆知為廉將不知為文將善邊語著作鑿鑿中肯綮與威大將軍後先伯仲將軍祠呂公之意政未可量也祠後磨石索翰林學士董其昌記之董聞而嘆曰司馬子長之記軒后也固曰且戰且學仙留侯鄴侯亦必借劍仗上了其護主之願真誥所載碧落士真類皆血性男子所主在忠孝節義清淨其寓境也

陳仲醇得藥

陳仲醇號眉公松江華亭人也與董思白同鄉里年甫壯即棄名習隱結廬於小崑山之陽買舟載書稱無名釣徒每當草蓑月冷鉄笛霜清彷彿張志和陸天隨一流人也時呂祖混跡華亭山野間有本一禪院朝往暮來多著靈跡見仲醇喜之曰隱士也復遺仲醇藥一瓢命其施濟取用不竭思白聞之嘆為奇事

八品經傳趙性粹

性粹號還陽道人滇中太守也受性恬簡有志於道居恒奉呂祖甚虔凡有所為必以告師鑿其誠往往降箕示以規訓贈以詩歌及還滇守呂祖至澄懷軒召而語之曰昔者八品經業已梓之廣陵矣特其傳未廣子今守滇滇為古六詔地夷漢雜處民性鷄彘子序是經而廣其傳則為利益溥趙唯唯時萬曆甲寅之冬也

再定八品經授復識子

復識子不傳其姓氏里居兒時封股活母以愚孝稱嗣因父罹於難過痛失明呂祖感而降之賜方藥符水目明如初復授識入道師授以語錄一卷修真懺一卷斗光度厄大神咒一帙更將八品仙經詮次講明一并授之呂祖飄然而去時天啓丙寅正月上元日也

考呂祖重校前八品經授復識子時其經說傳已久因閱第八品有添須俟酉年酉月酉日酉時十字者呂祖笑而刪之口占曰幾個人生百歲延回頭迅速在當前愛河慈海無邊苦安忍遲遲待年

唐宗室姓李名瓊字白玉解

天啓丙寅秋月濟南太守樊時英請降亂於釣哭泉之來鶴亭祖師自序曰余本唐之宗人耳姓李名瓊字白玉配金氏生四子又曰不意唐有日月當空之禍余是以棄四子而携一妻移於山下隱於洞中時為兩口故更姓曰呂因在山下故易名曰岩常處洞中故改字曰洞賓其後妻亡身孤乃扁其號曰純陽此與自敘墨刻小像所云姓李名瓊者同一遊戲也

只要法  
陽二品  
也丹之喻

或問遊戲云何答曰家室者立元皇帝嫡派也李以木子東家子也名瓊者八瓊丹也白玉者內丹  
玉煉潔淨無瑕也配金氏者外丹金丹煉水府求鉛也四子者四象會中宮也以下皆敷衍其說以全  
遊戲之文也竊謂呂祖本係貞元年間呂侍郎之孫呂衡州之姪儒書確然可考愚蒙不知其秘故  
信其辭而不能解其意又日月當空乃指則天武聖呂祖豈則天時人哉此亦枕中記之筆墨耳枕  
中記出于開成年間而用天寶時事演之極妙幻哉

乩仙記 節錄虞初志

乩或作乚與稽同卜以問疑也後人以仙降為乩批名為曰乩仙亦稱箕仙又謂之扶鸞凡鸞仙多呂  
祖語極靈驗崇禎末台州諸生張報韓字元振善請呂祖鸞云傳自金壇貴遊子其咒乃呂祖親授持  
咒極熟隨意書符請之無不立應同時有庠生朱日昌董萬憲王人玉洪涑成持符咒稱天仙弟子凡  
仙降先賦詩喜飲酒行令索句輸者罰巨觥月三次命題作文郡城有白雲山文畢仙命送置山中某  
巖穴處次日行携成仙親筆所評者凡有遺贈悉批示取於某巖某穴仙弟子各贈以自寫純陽小像  
一幅懸奉於家一日於白雲山書院樓中批既久咸未食仙曰汝輩餓乎羣曰然曰予為汝輩乞之停  
乩半刻復批曰可於窗前取而分啖之視之蓋竹筴盤肥松花餅數十枚也叩其由來曰予適向天台  
國清寺僧處乞得之耳羣食之腹殊飽暢復一日各賜以葫蘆一具仙批數枚其葫蘆皆五色彩釉粘  
成者內銜赤城山硃砂數粒桃亦不甚大味與凡桃等諸生皆受而食之逾年滄桑改變張生既物故  
王生董生亦相繼亡或言食仙桃者可百歲而上之張王諸生均食桃者也何均不能周甲子乎仙不  
仙未可知也余曰此讀書作文輩搜索枯腸祖師摘山桃以助逸興耳若求不死之服食非拜為玄門  
弟子研尋大藥不可得也

乩仙記乃順治乙未進士洪若皋所作其記甚長所言皆明末清初呂祖降神於台州之事也海  
山奇遇例用編年故分為數則讀之此則在明末也

乩沙記

明崇禎末湖廣武昌秀士有稽肇新者善布呂祖乩沙少時遇呂祖親授寶誥靈符及咒讚自後登黃  
鶴樓有請必降一日呂祖復至肇新敬問曰祖師長生至人也何不現形一示特著精神呂祖曰噫子  
亦知規沙之道至精至神乎夫規者倣於易之卜筮孔子曰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  
深遠知求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是規也即筮道也又云卜筮者須要誠心正意无思无為  
不以休咎分其心而后能通休咎孔子曰易无思也死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  
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至精至神此即赫赫明明法身胎著也肇新曰乩用誥符咒者何也呂祖曰誥也  
者頌揚之詞也欲叩其神先以詞頌揚之使神欣而意愜飛動符也者契合之文也欲請其神先以文  
契合之使神知而明驗自來咒也者祝告之言也欲降其神先以言通稟之使神聽而迎機剖斷自昔  
張輔漢天師受太上靈文默持誦太上即自丹臺教之故天師即祖其意而為乩卜製真誥符咒私  
書要之誦真誥者須至萬遍乃或於定中夢中得受神人指示書字號以與之名曰符章其字宛如篆  
體問乩者照此書寫焚於壇上神即見符契合也洋洋如在乃以叩問之事默默陳之錄於紙者為疏  
為表為呈詞念於口者為祝為禱告皆謂之咒時人稱為通白並非奇文異字怪誕不可解者以  
為符咒也咒从二口一凡言陳兩端於案前祈神一決可否也但書符誦咒之際總要一心鎮靜不思  
善不思惡不以為非見解先據胸中神乃憐而明教之肇新曰妙法如此可另有嘉名乎呂祖曰此空  
中傳語法也使人聞其聲而不見其形即問焉以言受命如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旨也上等遇仙  
形聲並得中等遇仙示以聲而不示以形下等遇仙臨壇一二次即杳然無聲委而去之也至若求詩  
求字求畫求詞求方藥風水者無不慨然相與以其皆細事也肇新曰乩沙有天尊之命否呂祖曰明  
初有乩沙會太上降武當山命立文昌及諸仙神將以空中傳語法流播人間演經立訓以醒世講  
道談玄以覺迷有為仙真弟子者則不以規沙為常而必現身說法以示金丹陽神也肇興聞言驚喜

不已他日迷其語於鍾祥進士黃公卷誌之名曰乩沙記見信微錄

乩沙妙語二則

呂祖栖真錄曰吾之為乩沙也。有數種焉。一曰龍沙。言龍蛇走於沙中也。一曰鸞沙。言鸞鶴舞於沙中也。一曰箕沙。言天之喉面吐於沙中也。一曰樵沙。言人之薪傳採於沙中也。一曰駐鶴。一曰飛鸞。一曰降筆。一曰降叶。皆言降神也。正人遇正神。邪人遇邪神。此登壇所當知者。又當扶乩三法。由誦誥入者。先難而後易。蓋其精誠相感。久持聖號。千周萬遍。使神動心。不降則已。一降必真。待者之誠心不懈。仙人之留住必長也。由特符入者。難合而易離。蓋仙家字號。草為天象。不得已而傳之其人。使人遇事求我。救厄求我。符到神馳。立解疑難。所以濟世也。乃人或輕之。或戲之。或以邪誣之事。不可以問者。而亦問之。蓋其平日間。先未嘗苦誦寶誥。久積誠心。幸而得符。不思感佩。反以神仙為指麾。可使符契為幻。妙通靈。妄撰相仙。催仙無稽怪誕之文。以亂人耳目。傳為法律奇書。此其人或與仙遇。轉瞬與仙離也。由咒語入者。有應有不應。呼籲之慘。其事關乎重大者。則應。否則不應也。祝告之虔。其心至於懇切者。則應。否則不應也。亦有貌為喫緊之呼籲。上聖。苟為祈禱之語。祝告天尊。應之則淡漠相逢。不應則立壇毀謗。蓋其未念咒告之前。神已察其虛偽矣。故不應也。余降栖真觀多年。宋生誦吾寶誥至數萬遍。吾故頻頻相訪。不必符咒相通也。又呂祖全集載阿難尊者。借現說法曰。且道今日我來。為是我書。為是汝眾生手書。若汝眾生手書。汝手即應自書。何故藉此朽木一株。若我自書。如何我不親現色身。手書而必假汝眾生手共扶持。乃能書。何以言的。又是佛法。汝心尚不能透。何因能書。汝試諦審諦審。汝二侍者。非一身體。非一口。何以兩人兩手共書一字。我之色身。究何所在。為在於空。為在汝身。若在空中。空非有體。何汝二人能書。若在汝身。在此一身。不能兼兩。若為在兩。則為偏體。汝細參細參。我之法身。同汝慧性。今汝二人并一朽木。則如女之四大和合。幻緣所成。能動能書。非汝手動。非彼木動。由我神動。吾神氣一去。木不能動。手亦不書。譬汝四大一壞。汝之真性。究歸於空。汝試靜參。汝四大一壞。汝在何處安身立命。汝試思此。木一不動。我在何處。為在靈山。為在壇內。若在壇者。則我一色宛然。若在靈山。緣何汝二人手一扶。即至汝試參。究若這裏參得透。方是佛門弟子。如來手摩其頂。親為如來之所授記。喫夢裏說江山。醒來無一物。且道未夢未醒時。作麼生道。

乩沙者小術也。傳道之筌蹄也。得魚兔則筌蹄可去。行之正者。亦得正法行之。邪者必入邪途。大修行。凝至誠。以格真師。務必面傳口授。不用小術。

卷之七

皇清慶元贊運孚佑帝君仙蹟引

以前唐宋元明六卷編載。呂祖年譜八百四十有七年矣。今從我

朝順治元年。敘至道光二十六年。是為

清朝仙蹟。凡二百有三年。其壹千零四十九年。猗與休哉。

道光上下

勤施四方。我

帝運無疆。祖師之顯蹟亦與

昌期而並長矣。

順治元年甲申。十有八年

康熙元年壬寅。六十一年

雍正元年癸卯。十有三年

乾隆元年丙辰。六十年



嘉慶元年丙辰二十有五年  
道光元年辛巳萬壽無疆

攜手飛空

順治初秦蜀未平。呂祖乘時輔運。見張三丰塵世往來。隱顯莫測。行且嘆息。嘆已復笑。笑已復歌。曰。乾坤不明。豺虎尚橫。行拂袖歸三島。蓬萊看水清。呂祖佩劍執拂而來。依聲和之。曰。五更天欲明。出棧看雲行。與子同歸去。天得一以清。和畢。謂三丰曰。真人立功明朝。今可以休息矣。三丰稽首相答。忽見放大毫光。空中紅雲飛舞。結成呂字。兩仙師騰空而去。見三丰全集。

兩叶清字皆妙二仙師可為

本朝告太平之

聖瑞也

劍傳劉海石

劉海石薄臺人。從父母避亂於濱州。時年十四歲。負豪俠氣。慨然有剪寇除盜之心。與濱州生劉滄客同函文。因相善。訂為昆季。無何。海石失怙恃。奉喪而歸。音問遂闕。滄客家頗裕。年四十生二子。長子吉十七歲。為邑名士。次子亦慧。滄客又內邑十倪氏女。大嬖之後。半年長子患腦痛卒。夫妻大慘。無何。妻病又卒。踰數月。長媳又死。而婢僕之喪亡且相繼也。滄客哀悼。殆不能堪。一日方坐愁。聞忽聞人通海石至。滄客喜。急出門迎。以入。方欲展寒溫。海石忽驚曰。兄有滅門之禍。不知耶。滄客愕然。莫解所以。海石曰。久失聞。聞竊意近况。未必佳也。滄客泣然。因以狀對。海石赦嚴。既而笑曰。灾殃未艾。余初為兄弔也。然幸而遇僕。請為兄賀。滄客曰。久不相晤。豈近精越人術耶。海石曰。是非所長。陽宅風鑑。頗能習之。滄客喜。便求相宅。海石入宅。內外遍觀之。已而請諸眷口。滄客從其教。使子媳婢妾俱見於堂。滄客一一指示。至倪海石仰天而視。大笑不已。眾方驚疑。但見倪女戰慄無色。身暴縮短。僅二尺餘。海石以界方擊其首。作石在聲。海石揪其髮。檢腦後。見白髮數莖。欲拔之。女縮項跪啼。言即去。但求勿拔。海石怒曰。汝凶心尚未死耶。就項後拔去之。女隨手而變。黑色如狸。眾大駭。海石投納袖中。顧子婦曰。媳受

毒已深。背上當有異。請驗之。婦羞不肯袒。示劉子固強之。見背上白毛長四指許。海石以針挑出。曰。此毛已老。七日即可救。又察劉子亦有毛。裁二指。曰。似此。可月餘死耳。滄客以及婢僕並刺之。曰。僕適不來。一門無遺類矣。問此何物。曰。亦狐屬。吸人神氣。以為靈。最利人死。滄客曰。久不見君。何能神異如此。母乃仙乎。笑曰。特從師習小技耳。何遽云仙。問其師。答云。山石道人。適此物。我不能死。之將歸。獻俘於師。耳。言已告別。覺袖中空。駭曰。亡之矣。尾末有大毛。未去。今已遁矣。眾俱駭然。海石曰。領毛已盡。不能化人。止能化獸。適當不遠。於是入其室。而相其貓。出門而喉。其犬皆曰。無之。啓圍笑曰。在此矣。滄客視之多。一豕。聞海石笑。遂伏不少動。捉耳捉出。視尾上白毛一莖。硬如針。方將檢拔。而豕轉側哀鳴。不聽。拔海石曰。汝造孽既多。拔一毛。猶不肯耶。執而拔之。隨手復化為狸。納袖欲出。滄客苦留。乃為一飯。問後會。曰。此難預定。我師立宏願。常使我等遊海上。拔救眾生。未必無再見時。及別後。細思其名。始悟曰。海石殆仙矣。山石合一岩字。此呂祖尊諱也。

敬仙報

洪若臯之父與長子涑。及台州諸生。事呂祖甚虔。每逢仙降。公必登樓禮四拜。飲酒必令盡。散而散。時順治初。公年六十有餘。偶往鄉。染時疫。歸。發熱三日。不汗。六日熱甚。發譫。醫人咸却走。計無所施。迺祈之。呂祖符方發。扶乩。乩躍入地。再持起。縱橫亂擊。扶者手破血流。沙盤皆碎。裂。若臯等俯伏哀求。祖方大批云。爾父病亟。請我何遲也。命急取梯來。向樓簷某行瓦中。取吾藥方。下。即如言。取下黃紙一卷。藥方一章。靈符三道。皆紫硃所書。其藥伴皆人所常服者。隨命抄謄。赴坊取藥。原方焚之。復命取水一碗。用桃仁七枚。搗碎和之。焚三靈符於藥內。以飲。洪公嘔飲後。手持木杵。向牀中四旁擊之。若臯等手捧水至牀前。公素信仙。一吸而盡。復如言。持杵擊左右前後。祖停筆。以待。曰。汗乎。視之。果汗。隨命服湯藥。既服。復停乩。以待。曰。睡乎。視之。果睡。即命取白米煮粥。以俟。少頃。舉乩曰。睡覺乎。視之。果睡。覺。曰。急進粥。爾父病瘳矣。吾去命碧桃子。守爾家。洪乃供碧桃仙像。碧桃嗜水。朝夕奉水一大盂。無他供也。未三

日而洪公服食如常一似未嘗病者他日設酒食酬拜呂祖洪公伏地感而且泣未幾祖贈洪公小像墨跡甚凌視之如影然酷肖公狀上書九天紫府純陽道人贈其詞曰霖雨飄衣清歌滿谷鶴之餐雲鹿之咽月先生一蓬萊客隻語片詞為君售也又贊曰臉腫而衷腴所舉又若拘其語言落華而存實至接物宏以寬溫溫安安渾渾漫漫繼繁蘭桂鴻漸于磐近天子之龍飛慶上國光輝其容舒舒其象如愚是武城墨士絃歌方隅柳西河先生課古詩書稱泗杏之通儒盛哉猗與公拜受而珍藏之

示洪若臯

台州洪涑與同郡諸生素奉呂祖乩稱天仙弟子順治乙酉設壇於自家樓上凡請仙必須樓所謂仙人好樓居也時涑有一弟年方舞勺善詩文登樓禮謁祖師即批云此子可教隨命更名若臯凡為仙弟子者其名皆仙所命因示若臯同會文題不枝不求至何足以臧藝完命送置白雲山土地祠中次早往領獨取若臯文圖點疊加備極褒美其硃皆紫色其筆如懸針倒韭字法絕似螳螂張膝蜻蜓點水不類俗手所為末注云三千六百九十日予言始驗若臯默誌之後至乙未若臯果會試云

決科

順治戊子洪若臯登賢書壬辰會試其兄涑代問呂祖云若臯捷南宮否師降批中阿二字再叩不答是科若臯落第其鄉鄰何公絃度及陳公璜中式蓋折何與陳姓之半而成阿字也乙未會試復問如前批詩云大國崔嵬正展旗春光迢遠發遠為期君家福分非輕淺先報瓊林第一枝是科若臯果宴瓊林其兄問殿試幾甲則批一里字再問則云二十二又二里及聞報則二甲四十二名也蓋里字移兩畫於上成二甲更逆數是年三月某日揭曉之期以驗前之所云三千六百九十日者殆晷刻不映

刊江駐鶴

順治丁酉駐鶴邦江湖南草堂授聖德諸品妙經度施漢如三人義陵劉柯臣序之曰聖德諸經二十四篇呂祖飛鸞於刊江之蓮華社所著也粹然性命之言而深斥夫男女黃白之術考其時則順治丁

酉其地則澹寧堂清信社空凌閣悟真齋其人則漢如施子及維清維靜二子焉

燕山度七子

順治庚子辛丑冬春之際顯化燕山作詩度人凡數十日錄而成篇名韻頭集其地則東岳廟駐雲堂其人則靜源止源通源引源位源淵源津源七子呂祖曰向來列名者雖有七十遵崇者不過三十四人僅可度者七子而已

示李笠翁

康熙辛亥夏呂祖降神於壽民佟方伯之寄園正判事笠翁李漁過之方伯曰文人至矣祖師何以教之呂祖曰笠翁雖文人亦慧人也正欲與之盤桓可先唱一韻吾當和之李至園中因呈一絕云令古才人總在天詩魂不死便成仙他年若許歸靈社願執諸真款段鞭呂祖和之云聞說陰陽有二天詩魔除去即神仙相期若肯歸靈竄命汝金門執玉鞭復贈一絕有萬里秋江一笠翁之句

示石天基

雞揚石成金號天基子性喜念佛日嘗不輟一日遊虎邱後山絕頂殿宇輝煌旁有靜室供呂祖像梁中以絲懸木筆一枝其下承以沙盤方几傍坐老翁問設此何意翁曰卜卜也凡事有疑難者啓問必答人若虔誠禮叩吾即代請呂祖降臨判斷石因默禱以時常念佛有無功效懇求明示少頃見木筆即自運動判曰念佛虔誠即是丹念珠八百轉循環念成舍利起生死念結菩提了聖凡念意不隨流水去念心常伴白雲間念開妙竅通靈慧念偈令留與汝參

徐太隆刻後八品經

康熙乙卯三月十五日駐鶴武昌命徐太隆刻後八品經是經也演於萬曆十八年庚寅之歲秘於臨江避下士毀謗也至康熙乙卯八十餘年武昌徐太隆忽得後八品經係前明廣陵童啟位抄本至誠歸依奉祀匪懈一夕夢黃冠博帶仙風道骨者飄然而來配即有悟因與道友張太倫吳太曰行啓叩

祖前欲合前八品經同刊於世祖即降於雲集閣中大加賞予張吳二人恭就武昌城內玉皇閣書寫命匠梓之功竣乃五月既望也見徐序

度傅先生

傅先生者江夏人也淳樸質直不事文飾業岐黃好道雅慕呂祖居城北武勝門外與附近陳元芳杜國相劉九級等友善結呂祖社請叩附郭東行半里許有觀曰棲真前對沙湖後倚鳳凰山水漲一碧千里退則綠隄柳陰中行可以至觀傳與諸同志常茲雅集先是呂祖雲遊過楚見會城東北隅紫氣燭天知有達人在內康熙己未十月初九日祖遂尋紫光凝處而降神焉傅之前因隔世已不自知即祖亦未發一日會眾朋集傅以他事為藍壇能帥所責傅唯命無何祖至演典未畢忽奉上帝召語祖曰予有道友係西天古佛來此南瞻度世歷令八百餘年現在汝處侍壇汝部下不知誤罰可速往論之祖回壇大讓能帥即於龍砂中密示玄要復語往因傅言下頓悟及下堂禮謝祖謙遜久之始受拜傅後入定遍歷寰宇時而天宮時而西土靈異頗多不能殫述聊舉一二事會中人艱嗣禱求呂祖方生一子數歲痘疹危篤舉家哀求於傅傅即咒祖曰既已與之何又令一家號泣為是夜即見王天君執痘神擊之次日遂愈赴壇稱謝又聞省大旱傅憐其凶出神往救之甘雨即降未勃然生遂有秋上帝以其侵權特啓寶林移西土奉佛召回臨行題詩曰自入南關八百秋甫一句妻子環泣擲筆而逝西歸後他經有載其語者曰寂皇大天尊素靈高上帝令其子孫遇聖節則在棲真觀誦經不輟是時呂祖在棲真會中復改拔濟苦海雪過修真仙懺一卷

傅忠孝語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之冬呂祖遊回雁峯過花石城雲端之上香風縹緲俯見周永祐秦文超諸親胡思恭虔心靜養拜迎鶴駕師告以神仙本於忠孝諸子感之因為作忠孝二語引古大忠者七十二人大孝者三十六人各係以贊有如褒揚之詞故名曰誌其後有姚駉方蔣二生者刊以訓世

傅醒心經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二月傅醒心經於顧周庚庚大倉人也幼遇異人傳以靈符寶錄時方讀書謀道謂其術近於師巫雖得此符只束置高閣從未試康熙丁亥庚年五十餘家居客有與庚次子啓元交者其室人病劇遍禱於神不效而知庚家故藏正一靈符可致諸仙乃亟請於庚欲得真仙一問庚辭之再三乃許為致齊三日二月甲申朔設壇如法焚符凝神注想良久乩若有神附者大書云一日子至壇中為之肅然客因整冠叩問乩遂運轉如飛視盤沙中字則右軍體絕妙草書也語意尤妙一時未能遽測乃錄之楮以俟後驗次日里中好事者聞之紛然各以事來問事率默禱久無聞者仙不為少拒隨問隨答乩運如前畧不停滯侍者神為之疲所答語率用韻非詩即詞各中事情毫不寬泛間或摘發隱事令人毛骨為竦因共相驚訝以為此仙非尋常者乃就一日二字推之日包雨口知為呂祖降乩也然尚未敢遽定他日書符誤填祖諱仙忽降乩云即使友朋猶喚號如何漫把我名書由是益知為呂祖無疑越數日呂祖又降曰吾奉上帝勅命救人度世今觀塵海羣生陷溺紛紛深可憐憫我有醒心經一卷久欲覺世今當為汝等宣之庚等因屏息拭目隨乩記錄錄完伏讀一過義深慮遠道宏教正醮乎如孔孟之言蓋約聖賢經傳之旨而成篇與儒宗語錄毫無刺謬而世態物情畢括殆盡燭照無遺雖通天之犀照膽之鏡不足過也庚又謂其言直出陰陽文之上可與五經四子相表裏劉柯臣讀之曰庚言詢不誣也

涵三宮傳清微三品真經

呂祖遊鄂城見其中頗多好道之士而不得其旨歸一片慈衷勃然莫遏適江夏諸生有願行怨者與同學宋體誠吳一怒及喬以恕恭怒等友善相約請乩專延呂祖甚久以恕善撫琴一日操絃曲將終而仙降叩之呂祖也觀其詩意飄然脫屣塵垢運筆如飛問以事則驗羣相驚服無何遂有闡演三品之諭即於宋氏樓頭開論一時嚮道而至者郡諸生魯思恕於慎怨耶律盡怨國學楊傳怨漢陽諸生

傅敬恕江邑諸生殷由恕同恕與其弟為恕先後羣集復有魯循恕王遵恕馬慕恕安依誠諸人左右之尋因宋樓狹隘復遷喬氏之宅既因演典事重雲駕尊嚴駐鶴人家慮有褻越爰卜壇於城東北隅得西陵陳太史大章舊宅陳與宋故姻戚聞其事欣然樂施即以原鏹為財建贊而飯依焉一時會中若安恒恕李務恕宋真恕王醒恕錢能恕陳崇誠等莫不爭先捐助鳩工庀材不一載而殿閣次第告成所謂涵三宮是也經成鐫板上元孫守恕尤為出力是舉也同心向善者二十四人法緣始於壬午開演在於甲申付梓成於壬辰前後十一年而天工大備原刊梵板一副一送武當山一貯本宮其後改鐫便函者不一而足於戲呂祖之立教涵三可謂盛矣

演禪宗正旨

康熙甲午呂祖憫世間禪宗流弊發慈悲心屢詣靈鷲請佛宣演禪宗秘要如來嘉其誠懇欣然與之爰於甲午冬特勅弟子阿難陀降神於鄂之涵三道場敷說如來禪宗秘義務期人人共曉開牒了然不復有入海算沙之弊其經始於甲午迄於乙未凡兩度飛錫降筆大士與呂祖亦為贊襄其事校勘字句焉

涵三宮傳參同妙經

天下之事信有因緣呂祖之演參同經也以數省之人一旦因緣會合遂成參同鉅典究所從來實事端於貴陽諸生劉清虛初隨父宦遊於楚從宋式南學式南涵三始事者也講藝之暇語及涵三呂祖道場演有清微三品禪宗典要清虛聞而慕之一日隨師謁祖祖察其有夙因在焉遂賜之名曰九誠未幾歸黔雍正癸丑與義陵劉無我渠陽鄧東巖灤川屠錦城等相遇於播義西道中州李克修年耄善外事亦來點聞涵三名皆善情清虛先導挈李立誠鄧信誠於甲寅正月謁呂祖懇求鶴駕一降點南呂祖姑應之無何而克修回豫矣景誠解組矣其外有姚如孫如洪者又皆散去獨無我與東巖力肩其事而東巖復遠遊在滇乃復令清虛從中贊襄仍請就鄂渚清虛欣然就道不避寒暑往來跋涉

十餘次由是黃誠恕李本恕丁存恕劉悟誠殷秉誠徐峻誠同侍法筵者不一其人己未春開演經稿積成乃復繕寫時劉清惠始之劉清虛實終其事是冬信誠自汴至楚參同經品告成功矣方甲寅之初聯會也起經之日瑞鶴舞於雲端至演典時亦復翔集誠信之感負固宜如是其速也

一行子曰呂祖道場在鄂城者不少獨涵三數十載固替惟始事者立誠信於前其子孫善繼述於後以致諸君子心數千里而聯會詎非因緣有前定耶於此見際會之非偶然也

無我子曰五品經序云呂祖垂憐三楚百倍五陵在祖婆心度世一體同仁原無歧視然八品分演各處獨楚地一而再再而三如五品演於棲真三品參同演於涵三皆在鄂城內外豈非桃源洞口岳陽樓上黃鶴磯頭靈蹟叠見素稱仙人出沒之所歟

總跡

呂祖在涵三宮歷年既久一日將別又不能別因語諸生云予自三十年前飛鸞演化遂降禪鄂渚留驂此地於今回想實同昨日事耳但予之開化有成惟賴爾等贊襄亦得諸始事之子竭盡心力此時雖大功告竣均受宏庥然於始事之子此心時為惻念以成懋懋官中不即絕跡者實為此也此乾隆戊午己未之言茲特記之

度劉體恕

體恕湖南武陵人也道號無我子何原性惆儻曠逸與人言語勃勃有氣壯歲舉賢良至京師夢道人贈白屨二覺而疑之解者曰此以州縣用之徵也王喬飛鳥為化為鳥龜固尚白白屨之夢足當之矣後果如其言因念此夢既兆得官豈不亦將遇仙乎初令施秉自楚市帳來見有題簷句云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覽之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然時方銳意進取亦旋置之此兩事者當風塵奔走之際劉時念之不忘後於貴陽晤東巖子鄧優恕並遇清虛子劉九誠聞知鄂渚涵三宮為呂祖飛鸞演經處前侍演者有一行子黃誠恕在聞而慕之遂與東巖等發積經演典之願繼宰清平縣親率書

吏煮粥賑貧。次年子天位弱冠成進士。官太史。呂祖嘗言其累世有陰德也。既從一行子等謁見呂祖。祖即示以前因云。予前三世精習儒業。名列桂香。因閱道書。傾誠向予。自立道號。一名了緣。再世名守樸。三世名瀉真。又名修玄。今已四世奉道矣。其生而穎悟者。靜修之力也。又云。子嘉體。恕一片恪誠。實有望道如未見之心。見善如不及之願。其起心動念。孝早已知之。正欲以前程大事。親為指點。俾令深悟夙因。修明元要。不徒積誦琅函。為了脫塵緣也。劉聆師示如夢斯覺。由是星夜匪懈。益勵忠孝。雙修性命焉。

度鄧東巖

東巖子者。楚渠。明經也。皈依函三宮。呂祖謂與無我子亦有前緣。淳真入道之世。即與淳真結社。汝為秀士。深慕玄風。道同志合。聲應氣求。南華仙師。所謂莫逆之交也。是時汝亦自立道號。名曰谷隱。取太上谷神不死之義。不僅慕栖隱崖谷也。然子同無我先後修真。稍有不同。故令世竟遇亦有微異云。

度劉清虛

清虛子者。貴陽秀士也。既依函三宮演參同。評原議。點南舉行。既而各首事散去。無我乃令清虛任之。仍請就鄂完點。清虛以宦商寒賤。力任其勞。不憚奔走。往返水陸。經歷太湖。前後凡十數次。險阻憂虞。初誠不二。洵稱有志之士也。呂祖大愛之。

度黃一行

一行子者。江夏諸生也。有道而文。深於禪學。兼通元教。楞嚴金剛諸經。皆有註釋。嘗侍呂祖演禪宗正指。後復侍演參同三十二章。年七十餘矣。精神不稍懈。庚申冬。劉無我量移赴都。由淮揚金陵過楚。握手散然。時清虛亦在楚。因有彙刻呂祖全書之約。一行於次年即行抄閱。商酌纂輯。不憚往復。至十月而底木成。凡三十二卷。其一切雜校。清虛實左右之。而清惠劉蔭誠亦與焉。東巖在滇聞之。甚喜。與丁存恕矢志勦刊。卒如其願。書成。呂祖賜一行秘語甚優云。

鶴磯現相

武昌涵三宮道士。願行恕。吳一恕及黃誠。恕三人。叩求呂祖現相。許以翌日赴黃鶴樓下相候。三子次早赴樓前靜候良久。遊人雜沓。無從物色。傍午有一人於太白亭前背手徐行。三子亦忽之。俄見一老翁鬚髮皓然。意必有異。就與語。仍無奇。至薄暮悵惘而歸。皆謂誰已後示一絕云。三生石畔殷殷望。太白亭前款款行。春色不知何處去。空餘皓首說幽情。始悟亭前獨步者。即呂祖也。

村館留字

涵三道士。願行恕。一日自宮中赴館。途遇一道人。與之語。願赴館心急。不暇接言辭去。及至館。諸徒詫異。曰。先生今日何以衣裾皆香。願亦不覺視案上古文。前書莫見。戲回道。人過此數字。筆勢飛舞。墨蹟尚新。方悟呂祖降神所書。眾未之見。而途中所遇道人。蓋化相也。翌日述諸會友。無不歎羨。其字傳敬。恕寶而藏諸秘笈。

飛劍亭仙蹟

鄂州飛劍亭。為呂祖道場。屢著靈異。嘗為馬者。詣亭臥祖龕座前。眾以其垢穢不堪。呼之令去。及去後。方知則已追悔無及。又一日天大雨。雪為為京貨郎。憩亭上。作避雪狀。以手拂衣。旋出亭外。使人視之。不見。時雪甚厚。無足跡。始知其為呂祖也。

度陳德榮

德榮武興人也。號密山居士。進士出身。官至貴陽府政使司。乾隆五年庚申夏月。夜坐談。時幕客熊子兆周。自言黃平山中遇仙。授以符篆。語多奇異。詰朝布席於香而神果降。所為詩文各體。頃刻千言。判人心隱。微事洞若觀火。尤鑿密山之誠。指示因緣。恍然有悟。凡所諮詢。不諱言。惟盡事理。及其後。驗如鼓應桴。賜方瘡疾。雖危篤無不愈者。每臨壇座。即書。回道。人至見者。無不起敬。密山喟然曰。吾師乎。吾師乎。古人航海求之而不得者。胡乃惠然肯來。不我遺棄。有如斯也。既聞師曾降神於江夏縣之涵。

三宮前後四十餘年所演經典甚多每購一冊輒為梓行好道之心可謂至矣癸亥冬燕宰劉柯臣以所刊呂祖全書奉覽密山喜不自勝並為長序以表之時在浙江舟中也

石室靈蹟

張邦仲錦里新編

乾隆戊寅冬華陽王心齋純一梓潼呂宜茂林與漢州張崇修仁榮同肄業成都石室聞扶乩傳姓者素奉呂祖甚著靈異三人往問一生功名各得詩一首王云光天化日正好吟哦種麻得麻不慮蹉跎馳驅雲海寄興岩阿前程如漆君自揣摩自云詩書好讀書好讀書之樂真縹緲蟾光光照綠荷衣曾見香風拂瑞草長安得意早歸來方識仁親以為寶崇修云卅載風光竟若何鑑湖一曲香烟波知章沒後無人識蜀道難行未是多次年已卯王就吳姓館額有光天化日四字喜曰乩驗矣種麻得麻謂春播秋收將應在本年是科果中丙戌挑發安徽借補池州府經歷調繁淮南徽委六安州馳驅雲海云云俱驗後以事被參繫獄十載奉旨釋還始知前程如漆指入獄而言非虛語也呂為人風流瀟灑酒中壬午鄉試入都考授景山教習丁亥秋期滿赴銓將得缺矣忽病死旅邸時太翁呂儀表猶在柩得葬所謂仁親也細釋詩書一一皆應崇修屢試不第甲寅乙卯鄉會試始以年老入場具奏欽賜翰林院檢討計戊寅請乩時二三十六年矣卅載見光適與符合且太白以知章薦授翰林供俸仁榮以孫中堂神山薦授翰林院檢討皆以浙人薦舉蜀人也故云

仙才敏捷

乾隆癸未呂祖降京師表家街趙雲松之寓園雲松名翼字甌北乾隆辛巳探花才思迅疾性情洽峭先寓椿樹街時晴齋中不勝應酬之擾癸未冬移寓表家街小園數笏行樂有餘時表王殿邦嘗來請乩一日畢秋帆狀元諸桐嶼榜眼均在座內回道人至云如飛特與鼎甲三人拈韻門捷無能過者方其揮酒之初始書二字雲松以意續之續動念而已錄出即彼所思字也雲松嘆服後在滇南幕府將軍果毅阿公子豐昇額亦能請乩乩筆動而字成字雲松試代思一字乩即書之雲松又以

雁字詩

乾隆丁亥春成都有諸生六人請呂仙連日焚符不至一日有老叟入訪自稱山西老道士向容心笑謂六生曰請仙何事曰作詩會耳老叟曰仙猶人也不必與仙會請與吾會吾甲子頗高是亦現身神仙也六生戲其老即拈雁字為題分韻各賦五首成謂三十韻已占盡矣令擇其韻寬者為之老叟畧無難色筆不停披頃刻成三十首以示視各生分韻五音初落稿馬六生見而驚異各呈所作祈為斧正老叟笑而諾之隨聞隨改改後批尾曰合讀諸君佳製老人妄加塗抹不知視原唱為何如矣擲筆而出不知去留六生讀其詩皆拜服馬他日問山西客曰貴都有老道士何容心否曰無之既而有善悟者曰此即呂仙也何字之心有一口容字之心又一口兩口為己老進士指成通及第也

漢皋文會

嘉慶初呂祖降漢皋之齊雲閣時有楊袁易諸生者相結齊雲學社奉呂祖甚虔祖鑑其誠而降之受業者十餘人雅言者皆文事所刻洗心語錄其訓文斐然可觀詩則率興而成前後八年未嘗招之入道蓋嘗察諸生氣色謂皆功名中人也諸子亦月付根因淺薄互相砥礪嚴立式程日以文會為重每有課藝必求呂祖改正造就人材勝於老師學究後袁生舉孝廉楊生成進士馬生中翰林入泮者尤甚多焉方楊生之中式也嘉慶丁卯上元節呂祖與諸子同飲笑謂楊曰子可得錢一文作報錄行今上設乩盤呂祖於沙中作圈如流水響錢則揚而即止及放榜之時楊子行街獨見金錢一枚拾之共慶其必中楊歸以此錢恭置神座翌曉果報捷見錢則無有焉又嘗與諸子遊地擇日皆勸以修因積德勿溺於風水之術云

鳳栖寺現相

嘉慶丁巳十月望日。呂祖約齊雲閣諸子赴鳳栖寺。不果。齋北黃生獨往。心竊異之。及歸。未嘗與諸友言也。次日入寺。乃即判曰。手携復何生。早梅都未見。只餘黃菊一枝開。黃讀其詩大喜。乃以時事述之。眾皆默然。

仙棗亭傳聲

嘉慶癸亥八月十五。降於黃鶴樓復之仙棗亭。其諸子玩月。空中聞笙鶴之聲。

舟木林三次現相

嘉慶甲子。呂祖約齊雲諸子遊舟木林。至則見一僧身著新衣。立山門外。忽避去。怪詢長老。言無是僧。及臨壇上。祖示一詩云。鳳栖寺外顯真顏。莫向人前信口宣。恐似漁郎歸去說。空勞子驥訪桃源。後再約遊會舟木林。先示詩云。獨把漁竿向水投。錦鱗未得上魚鉤。料頭仰望招舟子。雙槳搖來從我遊。諸子觀之。視為臨壇泛作。不經意也。及泛舟湖上。遠見一老人坐石把釣。垂絲如銀。眾誦前詩。而疑焉。迫之不見。他日二子及飲舟木林中。偕行而返。道過湖堤茶社。後遇兩黃冠。其一年少者狀如婦人。女子眾以為遊方道人。賣唱漁鼓蓮花者。及歸壇示。則與何祖同遊舟木林也。

永靈道者詩

嘉慶壬申。呂祖降永靈道署。觀察劉晴帆斌公。公餘請以暮春染疾。因仙方健體。乃摘菓斟醪。以將敬謝。是日也。新雨初晴。落花滿地。斜陽照綠樹之林。流水添烹茶之味。一時二十位天仙同席。呂祖次廣壽翁唱詩云。柳衙畫盡鶴翩翩。一片清光落九天。雲護竹窗無俗韻。香分藥圃結仙緣。蕭蕭舊雨茶初熟。半嶺斜陽酒未乾。雅興不教人寂寞。會將佳話譜新編。劉後逸真仙筆也。觀察序而讀之。讀者無不嘆賞。

好  
者風神清古。寺來十月。

風陵文庫  
文庫19  
F290  
8

